



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BY  
JOSEPH F. ROCK

YUN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西方学者云南探险译丛

# 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

[美] 约瑟夫·洛克 著

云南美术出版社

西方学者云南探险译丛

# 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

(译校本)

[美] 约瑟夫·洛克 著

刘宗岳等 译

宣 科 主编

杨福泉 刘达成 审校

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BY

JOSEPH F. ROCK

YUN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VOLUME VIII

JOSEPH F. ROCK

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47年版译出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此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

责任编辑：周文林 彭 晓 方绍忠 甘斯祯  
美术编辑：向云波  
特约编辑：申 旭  
装帧设计：向云波

西方学者云南探险译丛

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

（译校本）

[美] 约瑟夫·洛克 著

刘宗岳等 译

宣 科 主编

杨福泉 刘达成 审校

---

出版发行：云南美术出版社

（云南省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制 版：深圳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深圳（宝安）新兴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16

字 数：550 000 图：255幅

印 张：34.5

印 次：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册

ISBN7-80586-514-0/J·316

定 价：166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谨向哈佛大学出版社表示诚挚谢意

云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昆明

1999年4月

**Hearty thanks t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Yun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Kunming China

April 1999

总 顾 问：贺全礼 格桑顿珠

学术顾问：侯方岳 何耀华

总 策 划：胡廷武

策 划：鲁新建

主 编：宣 科

副 主 编：郭大烈

编委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 泽 王树五 方绍忠

申 旭 刘达成 何耀华

何 祥 李昆声 李启任

杨丹桂 杨福泉 杨德聪

杨世光 宣 科 贺全礼

胡廷武 侯方岳 柯德恩

郭大烈 鲁新建 彭 晓

## 约瑟夫·洛克

S·B·萨顿等著

宣科编译

约瑟夫·洛克 (Joseph F·Rock 1884 - 1962) 于 1922 年到达中国的西南部, 并以云南的丽江为总部, 度过了他此后生命中的 27 年。他在边远山区采集植物和飞禽标本, 不间断地进行摄影, 这些活动均服务于美国三个权威机构: 美国国家农业部、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和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当时, 虽然他认定自己是一位“植物学家”, 或面对艰险的“探险植物学家”,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从对植物的研究转到了对纳西人领域的研究, 并热情地置身于他生活和工作周围的人们——纳西人中。而这一研究领域的转移, 使得他从未正式出版过有关他献身和研究的中国西部植物群落的文章。

洛克的家庭背景很少能使人联想起他在中国的冒险生活。他于 1884 年 1 月 13 日出生于维也纳, 父亲是一位严厉的男仆, 这位男仆认定他的儿子洛克将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牧师。母亲在他 6 岁时就去世了, 这又使他成为一个性格内向的少年。他在课堂上心不在焉, 总是幻想着去旅行, 并为此而自学外语, 甚至他被要求上床睡觉时仍在学习。在大学预科毕业后他与父亲抗争, 逃离了维也纳去漫游欧洲, 一路上靠做卑下的工作来维持生计。一日, 他未加考虑地与一家邮轮签约, 受雇成为一名船舱服务员, 这艘邮轮把他带到了纽约, 那是 1905 年, 他 20 岁。

他身着邮轮制服上岸, 而里面则穿着一套体面的衣服。他朝着最近的当铺走去, 在这里换回一小笔钱去购买了一些日用品。很快, 得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这期间, 他一直被结核病所折磨。1907 年, 他又身无分文地踏上了去夏威夷 (檀香山) 的路, 尽管医生警告他, 那里大海潮湿的空气可能使他致命。

在那儿, 他显示出了令人吃惊的才能: 他已掌握了包括阿拉伯语和汉语在内的 9-10 种语言。几周后, 他在火奴鲁鲁 (夏威夷首府) 找到了在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教授拉丁语和自然史的工作。虽无经验, 并且对自然史方面没有特别的兴趣, 也无正式的大学职称, 但他的拉丁语非常出色, 于是, 他自信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进展顺利。洛克出于对他所教的自然史专业学生的责任心, 曾去调查夏威夷的动植物群落, 并深深被那里千奇百怪的植物所吸引。他发现在户外工作要比在教室听那些学生笨拙地组合拉丁语不规

则动词，更为心旷神怡。与医生的看法相反，他的健康大大好转。有一天，他根据一个信息，大摇大摆地走进美国国家农业部林业处的办公室，对大为诧异的官员说，你们这个处应该出一本植物标本集，声称他是一位植物学家，接着建议由他本人去完成这项工作。居然没有人认真检查他的证件的真实性，洛克的恃才傲物和魅力，使他的建议被采纳了。虽然仅拨给很少的一点经费，也没有人为标本集作过预算，从那一刻起开始了他了不起的人生征途。

洛克承担了比他所承诺的更多的工作，除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外，他全身心地投入植物学的研究领域，成为夏威夷一致公认的权威。

1911年，他正式成为夏威夷大学教授中的一员，教授植物学。他出版了5本专著和几十篇论文，至少其中的两卷植物学专著，至今仍被认为是植物学的经典文献。

洛克仍不肯安分，他在檀香山期间，曾好几次旅行到遥远的海岸，采集植物标本并进行认真研究。他总是沉迷于沿途陌生的地理和陌生的人群。

1920年，他对学院行政的某些决策不满而忿然离开了夏威夷岛。在美国，他要求成为一名哈佛大学的植物标本馆馆员，但由于该馆不能支付编外的薪金而被打发走。终于，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农业部满足了他起缘于孩提时的梦想，他被聘作为一名农业考察员，派他到远东，1922年他来到了中国西南。

从此，洛克生活在总是动荡和混乱的边远地区。他目睹了内战、地方势力之间的争战、部落与部落之战，最后是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革命。他亲历了无处不在的土匪的袭击，这些土匪任意掠夺乡村。洛克那时常说：“中国惟一永恒的东西是混乱。”

他在紧张而艰苦的考察期间，先后到过中国的边境省份云南、四川、青海和甘肃。这些省份那时还鲜为西方世界所知晓，即使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华东大城市也是如此。

1924年12月-1928年8月，洛克作为“确尼王子”的客人三次旅行到甘肃的夏河，他花了几个月时间进行考察。他最为得意的摄影作品——身着藏族“楚巴”，头戴狐皮高帽的洛克本人肖像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该照片被广泛出版）。在这三次考察中，他先后对岷山山脉、阿尼玛卿山脉，以及阿尼玛卿山脉附近的德布峡谷进行过考察，并冒险进入了科科诺地区（青海），访问过拉布朗喇嘛寺（今拉卜愣寺）和热亚寺。除此之外，第三次对木里进行考察和访问期间，他与木里活佛，即木里王子成了好朋友。

这样坚持不懈的探险考察究竟有什么成果？我们可以将洛克从1928年4月至9月的探险作为其中的一个范例来回答：他从丽江经永宁（泸沽湖地区）到四川的木里，深入贡嘎山岭腹地，再返回丽江，单此行就采集了几千种植物标本，700多种飞禽标本，拍摄了240幅在当时来说是最昂贵的天然彩色照片和503幅黑白照片。

虽然洛克有一位常年的纳西卫士为其服务，有时还有一队中国士兵护卫，但他仍置身于自然和人类两者对他造成的危险之中：无路可走的陡峭山峰、反常的春季暴风、携带病原体的壁虱和跳蚤、可疑的部落人……洛克在他的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了他对困苦和艰险的抱怨。然而，他仍努力向前，去追求一种未知的危险的诱惑，他总是向着未知领域发起挑战。洛克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他靠自己的力量研究并达到如此深奥的地步，但他却永远未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所到之处都是一些从未考察过的地方，他所能得到的地图充满着对这些地名的空白点，

这使他烦恼不已，从而迫使他自制地图。他用罗盘测量高度，注上村庄和界标。他把所发现的都移到了纸上，然后把他绘的地图送到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在那里，他的土里土气的作品，被专业绘图员作了如下鉴定：“一个有缺陷但有技术水准的产品。”当制图专家们温和地建议洛克去学一点简单的制图技巧时，洛克却回拒了。

知识分子固有的偏执，偶然地导致洛克犯了一次大错。1929年，还是在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资助下，洛克三次对木里的明雅·贡嘎山进行测量。以往的探险者们曾从远距离看见过她的顶峰，倒霉的是他们从未对这座山峰进行过测量。轮到洛克了。他沿着贡嘎岭山脚整整绕行了三次，用他不甚精确的测量法得出结论，旋即结论电告协会总部：“明雅·贡嘎的主峰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她海拔30 250英尺。发现和测量者——洛克。”华盛顿协会总部的专家们理所当然地拒绝按洛克的高度定位而未采纳他的结论。因曾经发表过的高度为25 600英尺，他们用更科学的方法测量并证实，高度的读数应为24 900英尺——比之洛克的估计还低了1英里多。打那以后，当人们与他论及“明雅·贡嘎”时，洛克立即转换话题。

洛克被人描述为一个倔强和顽固的人，置别人的任何建议于不顾，有些建议肯定将让他获得更为严谨的学术成就。人们常说他是“有着怪僻的人”，还有人称他是“疯子”。这些都是不当之词。我们可以在他的日记中了解到他是怎样经常担心着他的研究成果的不够严谨，那些笔记也揭示了他的大胆和矛盾的心情。他在当时的中国能幸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然而，他不仅能幸存下来，而且还生活得像是一位“王子”。

1930年，埃德加·斯诺同洛克一道从云南府（昆明）旅行到大理。“在旅途中，他的部落的侍从们被分为一队前卫和一队后卫”，斯诺写道，“前面的一队由一名厨师、一名厨师助理和一位管理全队伙食的男仆带领，精心确定了与洛克有一段在视野中隐蔽的距离。用餐时，地上铺上豹皮地毯，上面安放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桌面上铺有亚麻桌布，银质餐具和餐巾安放其上。我们到达时饭已快做好了。晚餐后，通常是用茶，然后饮烈性甜酒。洛克教会了他的厨师们烧地道的奥地利菜。他时常接受当地官员或乡绅们的宴请，尝够了中国式的美味佳肴。他吩咐侍从用轿子把自己抬着进入陌生的城镇以显示他这个人的重要地位，许多围观的民众还以为他是一位外国王子。”

作为一位能熟练操作照相机的洛克，他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师。他成天摆弄玻璃底片和冲洗胶片，他的照片，保留着中国西部永恒的可视资料。他虽以不太准确的方法来拍摄，却贡献给今人对他所考察过的地区的地理文献和知识。凭这一切，即他对云南西北部各民族的研究，成了最了不起的学术成果。

洛克永不休息。他没结过婚，从未使自己卷入儿女情长的纠缠里去（这可能会严重约束他的工作）。对心理学家来说，这种孤寂是否是造成他无休止的进行旅行探险活动的真正原因还是一个谜。无论如何，洛克是孤独的，但他也是自由的。他能在中国西部荒原中持续工作大约两年时光，然后，他会找出各种借口回到西方，例如要组建一个考察队而向总部要求新的装备；或为研究的需要，他要求到一个巴黎的图书馆去查阅资料等等。他幻想到西方狼吞虎咽“饱餐”那些歌剧，住在想像中的高级饭店。真的，他常去餐厅享用法国式高级菜肴，去参加公共集会，并成了最具吸引力的明星人物；当然，在那儿，没人会把他看成是一位外国王子。尽管如此，他从未感到过自信和自由。几个



月后，他开始抱怨这种“文明的超越”，并赶紧回到他称为“简朴生活”的地方，继续他在西部中国的探险生涯，他可以几个月地呆在山地帐篷里。如果问他：“家在何方？”他会说：“我没有家。”实际上，他确实需要一个固定的地址和存放他的那些宝贝标本以及其它东西的地方。

1922年起，洛克便在云南西北建立了他的总部，在这儿可以看到闪闪发光的玉龙雪山。在她的脚下，有一座5万人口的小城，这便是丽江，她是这个富饶盆地的商业中心，在洛克之前也有过一些探险植物学家在此地建立过他们的基地。因为丽江是马帮通往北部山区的西藏和南部的缅甸等地的枢纽，很是方便。丽江最初并未给洛克一个好的印象：“一片土砌的小房，还有一个集市，如此而已。”他这样凄凉地记述。然而，他一直想回到丽江，直到临终，丽江成了洛克在地球上惟一能唤起他思念之情的地方。

丽江盆地是纳西族聚居之地，有一种观点，认为纳西族是西藏东北部一种古老的羌部族迁徙过来的。纳西族在他们自己的王的统治下，有效地管理着他们的事务达16个世纪，在此期间，他们与中央王朝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直到1723年，清朝政府才彻底将这片富饶的盆地纳入自己的完全管辖之下。纳西的统治者被免了职，汉族官吏被派到丽江，他们代表皇帝管理了这块地方。在史书里总是称纳西人为“南蛮”的一部分，这个词普遍地作为对一切非汉民族的称谓，他们也这样称呼纳西族。两百多年的汉族统治改变了纳西族。虽然纳西族的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被同化，但洛克到达丽江时，纳西族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固有的文化传统，这还包括了据说比佛教还早的西藏早期本(BON)教。

起初，洛克并未过多地注意纳西族本身，但他雇用并训练了六七个纳西族助手来完成他的考察工作。1923年的某一天，他被从隔壁传来的一种怪声所吸引，他走过去探听究竟：“有三个男巫身着宗教服饰，他们修建了一个可称为‘花园’的场所。栎木和松柏的细枝遍插其中，未加工过的松木牌被染成黄色并画上各种鬼神，它们与冷杉枝一起插在土堆上。在后面一张桌子上摆满了麦种、陈蛋和各种干的豆类。此外，他们用生面揉成各式各样的动物俑，五彩小旗上面写有咒语；那些生面揉成的动物俑，有正在饮酒的蛇、山羊、绵羊等等。男巫们开始绕着它们舞蹈，其中一位使黄铜铍（偏铍），另一位用他的剑周而复始地敲锣，还有一人击鼓。一位病妇躺在床上观看着所有这一切看似单调愚昧的行为。”

以洛克的个性，他不会袖手旁观。他诊了那妇人的脉搏，诊断了她的病，给她擦了一点蓖麻油。然而，这些看上去愚昧的活动，却对洛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吸引力。那些“神汉”们（男巫），纳西人称为东巴，他们使用一种奇特的手抄本单调地吟诵，这激起了洛克的好奇心。他的助手向他介绍说，只有东巴才会读这种手抄本，这些神汉们把这些知识传给下一代，代代相传。从此，洛克雇用了几个东巴，重新观看他们的表演。他们向洛克详细解释了这些手抄本中象形文所记录的仪规的细节。

那便是洛克对纳西族研究的开宗。他开始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写一些内容难得但文字怪异的论文。华盛顿的专家们不得不把他苦涩的句子和语法改写成符合《国家地理》风格的文章予以发表，但可惜的是那些改写人员却把大量的最具学术价值的珍贵内容排斥在外。洛克继续着他的考察，利用考察间隙，他对纳西语言文化进行了更为深层次的发掘和研究。他以考察所得的大量资金来支持他对纳西文化的研究，因为他的深

真难懂的纳西研究论文，并未使他得到分文。随着年龄的增大而精力不济，他的考察探险活动范围变得越来越小，他用尽了积蓄，变卖了旅行时收集到的艺术品。那时，他已年过半百。

1930年中期，洛克结束了为《国家地理》杂志撰写论文的工作转而去撰写纳西文化的专著，他的著作包括了纳西族的历史、对纳西族宗教仪式的描述和对手抄本（东巴经书）的翻译。经历整10年的工作（公元1935-1945年），他完成了研究纳西族历史的书稿，出版了好几本东巴教仪式的书，并一起编入了他内容丰富的绝世之作《纳西—英语百科词典》。

1937年当日本人入侵中国时，洛克由于拒绝听从美国驻云南领事馆让他撤离的命令而激怒了他们。已有一半的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蒋介石的政府南迁重庆并被围困，而洛克则平静地呆在丽江这块风水宝地，继续采访他的东巴老师们。他在花园里种植蔬菜，从短波收音机里收听战况公报。尽管时有恐慌，但战争一直没有波及到丽江。

洛克在1944年早些时候决定离开中国是由于病痛所致，并非对日本人恐惧。当他辗转到达加尔各答时，美军军事地图供给部立即看到了此人的专长——洛克对喜马拉雅及滇川山脉了如指掌。军官们逼他离境，到华盛顿参与绘制“驼峰航线”的地图。那是一个专为运输美军辎重飞越喜马拉雅的危险航线，称为“HUMP”，即驼峰航线。他们许诺随后用船将他在丽江的所有学术资料运来。洛克安全飞抵华盛顿。

一枚日本的鱼雷击中了装载洛克所有家当的军舰，他的心血全成了战争的牺牲品，沿阿拉伯湾顺流漂去的军舰残骸中就有他的关于宗教仪式的译文和一卷《纳西—英语百科词典》手稿。消息传给洛克时，他几乎崩溃了。其后，他向友人们吐露说他曾认真考虑过自杀，他说他决不可能仅凭记忆重新写出失去的著作。此外，在考察研究中他耗尽了大约18000美元的积蓄，他处在资金危机之中。再者，他已60岁，不适合去领导探险考察活动了。洛克这年用大部分时间在“美军地图供给部”工作，但仍指望着能返回丽江。他于1944年底去到坎布里奇（旧译剑桥）即哈佛大学所在地，他把使人伤心的故事讲给哈佛—燕京研究所的所长—斯格·伊利西弗听，他同情洛克的不幸遭遇，并决定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两卷巨著，并考虑资助洛克重返云南丽江去完成《纳西—英语百科词典》。由于与出版社商谈出书的各个环节而争论不休，使洛克几乎失去这个（出版）机会。最后，还是由具有外交手腕的哈佛大学植物学家伊尔默·D·默里尔代他的老朋友说情而平息了争论，并妥善安排和赞助了洛克重返丽江的一切费用，此时是1946年9月。

除一次短暂的中断外，洛克在丽江一住又是3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工作，这些困难包括内战引起的通货膨胀、中国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加上各地土匪的趁火打劫。更糟的是洛克被面部神经痛所折磨，但他从未在致伊利西弗的信中提及，这是因为害怕令他回国。直至疼痛变得无法忍受，到了不能嚼固体食物的地步，他才不得不飞到波士顿做了一次外科手术。问题一解决，他马上飞回丽江。返回丽江期间使他感到最幸运的是那位知识渊博的东巴老师仍与他一起工作，《纳西—英语百科词典》进展顺利，洛克总是幸运的。

洛克在临近解放的丽江度过了最后几周。纳西巫师们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洛克的翻译也在其列。有一些是隐蔽起来，其他则显然是失踪了。曾与洛克共事多年的助手则被众人嘲讽，并被贴上了“帝国主义走狗”的标签。虽然无人对洛克和他的物品动一个指头，但他的存在明摆着是多余的了，他的事业停了下来。洛克给了一些仍然坚持为他工作的人一点小礼物便打发他们走了。1949年8月初，洛克、顾彼得和老朋友宣明德先生的女儿及其夫君尼玛先生等人，乘一架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派来的飞机极不情愿地、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丽江。

两周之后，他从加尔各答写信给默里尔：“……我将在来年视局势的发展，如果一切正常，将返回丽江去完成我的工作。与其躺在医院凄凉的病床上，我宁愿死在那玉龙雪山的鲜花丛中……”但是，他未能如愿以偿。洛克于1962年12月5日因心脏病突发，在檀香山独居的家中逝世，享年78岁。

在中国的最后几年里，洛克在丽江重新搜集整理失去的原始资料是足够的。他的《纳西—英语百科词典》顺利完成，以自己卖书的钱支付意大利罗马出版社发行问世，那是他死后一年的事了。第二卷则晚至1972年由同一出版社出版。

这部不朽的巨著乃是一部涉及纳西族宗教及濒于泯灭的古代纳西语言文化的词典。

1998. 10. 5

## 前 言

约瑟夫·洛克 著

杨福泉 译

这部现在公诸于众的著作是我研究中国西部的系列著作之一。它叙述的是云南西北部、西康、西藏和四川西南部的纳西人（汉人称之为麽些）所居住的地区。严格地说，已有人对这些地区进行了地理学的探险考察，但这一带的一些区域还包括一些很少为人所知，顶多只有两三个欧洲人（包括笔者在内）考察过的地方，如四川西南部的五所等。

大多数探险者满足于对特定地区作匆匆忙忙的勘察，他们大都想在自己能支配的有限时间内尽可能地对较广的地区进行了解。而笔者则非如此。我花了12年的时间对云南、西康和与此毗连的纳西人居住区域进行了全面考察。最初是作为华盛顿美国农业部的农业勘察员，接着是作为华盛顿美国国家地理协会探险队的成员到这些地区考察；最后当我自己能全力以赴地从事纳西部落以及他们的文献、他们的居住区域的研究时，我进行了个人的独立考察。

在动手写这本书之前，我首先花大部分节约下来的经费进行资料收集工作，首先收集关于中国西部的中国文献，然后收集所有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有关这些区域的出版物。我收集到各种各样不仅仅包括中国西部省份，而且包括了18个省份和附属地区的“通志”，购买到自明代以来迄今中国官方出版的云南、四川、甘肃、西藏所有县、州、厅的地名志书。由于持续几近25年的镇压回民暴动引发的战争，使很多地区收藏在衙门中的木版印刷物和志书版本被烧毁，因此，这些中国西部地区的地名志书已经十分稀少，在各个西部省份已经很难获得。我在中国故宫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抄录到一些地方志书的孤本；收藏中国地方志书颇丰的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图书馆也准许我抄录一些稀有珍贵的藏书。因此，我自己的藏书中有很多在亚洲、欧洲和美洲各个图书馆中所没有的孤本图书。

当我住在过去纳西王国的首府丽江之时，我获得了所有重要的碑文拓片，拍摄了纳西首领的家谱和珍贵的手稿，以及可以追溯到唐代和宋代的祖传遗物。此外，我还收集了4000多本纳西象形文手稿（即东巴经——译者）。其中的许多手稿具有历史价值，其

它不少手稿是纳西人的宗教文献，它们与西藏佛教前的本教有关。

我对汉文的偏爱使我在15岁时就开始学习汉字。继而使我产生了对中国广袤的偏远地区进行探险，身历其境探索它的历史和地理的渴望。我对汉字的爱好也促使我学习古代纳西语言文字，虽然它们现在已不再使用，但保留在象形文文献中，使其秘密终究能披露于世。我曾经步行和骑马，从暹罗（泰国之旧称——译者）起一直行进到蒙古西南部；同时，我也走遍了纳西人的居住地。有了上述种种条件，我开始了探索这个迷人而神奇的古国历史的艰巨工作。

当在这部书中描述纳西人的领域时，逝去的一切又一幕幕重现在我的眼前：那么多美丽绝伦的自然景观，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森林和鲜花，那些友好的部落，那些风雨跋涉的年月和那些伴随我走过漫漫旅途、结下深厚友谊的纳西朋友，都将永远铭记在我一生最幸福的回忆中。

我不仅由衷感激使我的探险考察得以实现的各个机构，而且也深深感激那些真挚诚实的纳西人，他们始终是那样勇敢无畏，真诚可靠。他们是我探险考察得以成功的保障。

这部书中的历史部分基于很多汉文原书，很难一一列举。在书中的注释和所附的引文出处中，读者可以看到本书所引译的汉文史书，也许这难以完全满足读者的愿望，但对那些熟悉中国地理和历史文献的读者来说，要找到这些史书是不难的。当然，书中所引述到的很多地方志书，可能在我的个人藏书中才能找到。

书中的图片是我所拍摄的，这些照片的拍摄主要得到了华盛顿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资助，我在这里真诚地感谢该学会允许我在书中使用这些照片；另外一些图片是我在这些地区进行个人考察时拍摄的。

如果此书有失误之处，我祈求读者的宽容，祈求那些会翻阅到拙著的汉学家和我的许多中国朋友的宽容，我不会拒绝任何建设性的批评，而是真心地企盼着这样的批评。这本书是在艰难的环境中产生的，我最早在1934年就着手写作此书，当时做梦也没想到日后会有那么多的干扰，直到12年多之后才得以最后完成。

我曾两次撤离云南。一次是当中国红军进入云南时，我将自己的全部图书搬到了印度支那半岛边境。当日军的轰炸机入侵昆明时，我再次收拾行装撤离，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人带来的死亡和破坏。为防止我的图书可能遭到破坏，我迁移到印度支那的大叻(Dalat)，在那里住了一年半之后，我又不得不收拾行李，将我的图书搬到夏威夷。这屡次的干扰和日甚一日的忙乱造成工作的延误，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经历。

我衷心向哈佛大学燕京学院董事会和院长瑟奇·埃利泽夫(Serge Elisseeff)教授表示感谢，出版此书得到了他的批准；我也向美国军队地图服务社表示感谢，本书所附的地图和地名的印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

我于1944-1945年作为美军地图服务社的顾问，有机会修正关于中国西部包括西藏东部的航空地图，查核中国边境的地图原本，后者是极不完善的；地图上标志的很多汉字地名与当地所用的名称大相迥异，地形地貌的描述更不可靠，形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到边地考察的不易，通讯条件的缺乏，部分原因也由于当地一些民众对外国人怀有敌意。

书中的地图（此中文译本所依据的英文原著本中没有地图——校者）是我在田野考察时绘制的，在绘制过程中我将戴维斯少校（Major Davies）绘制的出色的云南地图和由已故的汉德尔·玛齐蒂（Handel - Mazzetti，又译为韩马迪）博士所出版的怒江上游、德伦（Trun）河、澜沧江、金沙江流域地区的略图作为基础。

城镇、乡村、河流、关隘等的海拔是用膜盒海拔表测量的，那些难以抵达的山峰只能测出大致的高度。我也采纳了一些经别人测定的山峦高度数据，如玉龙山雪峰群高度即如此。

我在书中尽力标注出纳西人居住地的每个地方、山峦、村寨、草地、悬崖等的纳西语名称。至于纳西人与汉人、藏人、以及其他部落民杂居的地区，我也尽可能地查明原初的地名，标出当地语言的称谓。

最后，我略为说明一下本书所用的汉语、纳西语、藏语名称的拼写法：一些特殊的在云南发音不同的词，如“岩”不读“yen”而读为“埃”（ngai），“街”不读 chieh 而读“该”（kai）；以及其它一些特指各自地名的词，我未采用中国邮政部门所采用的地理名称拼写法，但有时我将有些词的通用拼写插入文中，如扬子江（Yangtze）一词；藏语名称则尽量附上藏文；藏语的注音和拉丁字母转写采用了巴兹尔·约翰·高尔德爵士（Sir Basil John Gould）的方法，并作了一些修正。一些偏远的地方由于人口稀少，当地人又是文盲，加之大多数喇嘛也忽视准确地拼写藏语名称，造成书中部分藏语姓名和地名难以明确拼写。书中几乎所有的汉语名称和地名都有准确的汉字地名，有时，为了便于识别，也插入戴维斯少校和汉德尔·玛齐蒂所绘地图上的地名拼写。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阿姆斯特朗·克莱托（B. Armstrong Claytor）先生为本书列出了索引表。

1945年夏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注：汉德尔·玛齐蒂在维也纳科学院数学和自然科学部的《科学院研究报告》（Denkschrif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97卷上发表了一幅地图和叙述有关丽江和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流域部分地区的文章，其中包括金沙江湾、中甸及其附属地区。他的向导和协助收集资料者是丽江哪鲁肯村（玉湖村）的纳西人。所有的纳西人以及大多数云南人都发不出像 n 和 ng 这样的鼻音韵尾，因此，他在地图上所标地名等的拼音很糟糕；他采用德国式拉丁字母拼写由纳西人所错读的汉语名称，结果就产生了很多错误。如地图上所标丽江雪山的名称就是一例，汉德尔·玛齐蒂将它拼写为 Satseto（赛子多），这不是这座雪山的纳西语名称，而完全是汉语名称“扇子陡”的误拼。他所标的 Satseto 使人产生这是个纳西语词汇的错觉。本书在引述玛齐蒂所标的汉语和纳西语名称时，我插入其正确的名称（汉德尔·玛齐蒂的名字则在扩弧中缩写为 H - M）。

# 目 录

约瑟夫·洛克 .....	宣 科 编译 (3)
前 言 .....	杨福泉 译 (9)
第一章 导言—云南省 .....	(1)
一、昆明（云南府）与丽江之间的区域 .....	(6)
1. 云南府的沿革 .....	(6)
2. 昆明到大理的道路 .....	(7)
二、丽 江 .....	(25)
民家人 .....	(26)
第二章 丽江的历史 .....	(28)
一、《丽江府志略》 .....	(28)
二、该区域的一般历史 .....	(30)
三、丽江的沿革 .....	(38)
对丽江历史的注解 .....	(38)
四、《木氏宦谱》 .....	(41)
五、《木氏宦谱》(甲) .....	(49)
1. 纳西人的世系 .....	(49)
2. 12代传说的世系 .....	(52)
六、纳西王的历史世系 .....	(58)
1. 越嵩诏 .....	(58)
2. 笮国诏 .....	(58)
3. 越析诏 .....	(59)
4. 摩娑诏 .....	(59)
5. 第2—6代 .....	(60)
6. 第7—14代 .....	(62)
7. 第15—19代 .....	(70)
8. 第20—24代 .....	(76)
9. 第25—33代 .....	(83)

七、《木氏宦谱》的末页和注释 .....	(98)
1. 《木氏宦谱》(甲) 末页 .....	(98)
2. 对木增的注解 .....	(101)
3. 太史杨慎神龛 .....	(102)
4. 太史祠 .....	(104)
<b>第三章 丽江的地理</b> .....	<b>(108)</b>
<b>一、丽江的边界和辖区</b> .....	<b>(108)</b>
1. 现在的丽江府和城 .....	(109)
2. 丽江的乡镇 .....	(110)
3. 古通安州 .....	(113)
<b>二、丽江的山</b> .....	<b>(117)</b>
1. 丽江的山 .....	(117)
2. 玉龙山 .....	(119)
3. 山神和三多寺(北岳庙) .....	(121)
<b>三、丽江的喇嘛寺和汉传佛教寺</b> .....	<b>(129)</b>
1. 噶玛巴派及其教主 .....	(129)
2. 两个著名的古鲁 .....	(130)
3. 5个噶玛巴派寺庙和较小的寺庙 .....	(131)
4. 古代的纳西祭坛 .....	(135)
<b>四、丽江雪山及金沙江湾迤南地区</b> .....	<b>(137)</b>
1. 雪山的南端 .....	(137)
2. 撒巴峡谷 .....	(139)
3. 丽江坝子的北端 .....	(141)
4. 干板洼地 .....	(144)
5. 黑水雪峰 .....	(146)
6. 打鼓与果展古之间的区域 .....	(148)
<b>五、金沙江湾内的丽江领域</b> .....	<b>(151)</b>
1. 从黑水到刺宝里 .....	(151)
2. 刺宝(刺伯)区 .....	(154)
3. 从拖背使(长松坪)到棒可渡口 .....	(155)
4. 鲁蹉罗与刺宝之间的金沙江 .....	(159)
5. 江湾尖端的上棒可 .....	(160)
6. 从鸣音吾(摆衣吾)到江外渡口 .....	(162)
7. 从丽江到梓里江桥 .....	(164)
<b>六、中甸</b> .....	<b>(167)</b>
1. 哈巴与北地的纳西区域 .....	(168)



2. 从雪嵩村到金沙江峡谷口 .....	(170)
3. 阿昌果峡谷(虎跳峡) .....	(173)
4. 通过哈巴区 .....	(176)
5. 从哈巴到北地 .....	(177)
6. 从打鼓回丽江 .....	(181)
7. 阿喜里的太子洞 .....	(182)
七、围绕丽江雪山及穿越阿昌果峡谷的飞行 .....	(186)
<b>第四章 丽江迤西和西北部区域 .....</b>	<b>(189)</b>
<b>一、从丽江到其宗 .....</b>	<b>(189)</b>
1. 怒江和澜沧江、澜沧江和金沙江的分水岭 .....	(189)
2. 石 鼓 .....	(190)
3. 石鼓上的铭刻 .....	(192)
4. 从石鼓到巨甸 .....	(193)
5. 巨 甸 .....	(196)
6. 从巨甸到其宗 .....	(197)
<b>二、维 西 .....</b>	<b>(202)</b>
1. 维西史志 .....	(202)
2. 土著官员 .....	(203)
3. 地区的边界 .....	(203)
4. 从巨甸到维西 .....	(204)
5. 从维西到叶枝平坝 .....	(206)
6. 叶枝土司家谱 .....	(209)
7. 从叶枝平坝到德钦(阿墩子) .....	(212)
<b>三、德钦和澜沧江与怒江的分水岭 .....</b>	<b>(219)</b>
1. 德钦镇(阿墩子) .....	(219)
2. 云南省图书馆的一幅手绘地图 .....	(220)
3. 卡瓦格博山(白雪山) .....	(220)
4. 从德钦向北到澜沧江 .....	(221)
5. 雅卡洛 .....	(222)
6. 察瓦龙 .....	(223)
7. 从锡拉关过澜沧江和怒江的分水岭 .....	(225)
8. 怒江和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克尼朱波山 .....	(230)
9. 通过日宗拉关过怒江和澜沧江的分水岭 .....	(231)
<b>四、德钦东南地区 .....</b>	<b>(236)</b>
1. 白芒山或白马拉 .....	(236)
2. 东竹林喇嘛寺 .....	(238)